

时代与书写

——当代书法文本的时代性变革

陈 玉

(天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摘 要: 文本为书法之基, 书法文本的选用影响书者情感的表达, 并对书法创作中技与道的同步精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书法发展中, 着眼“书文相生”的创作理念, 厘清书法文本与创作的关联, 梳理书法文本的变革方向, 有助于推进书法与文法面向时代、相依互促, 可为当代书者“艺文兼备”的书法实践提供参考路径。

关键词: 书法文本; 书文相生; 书法变革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 其表情达意的丰富性与诗文异曲同工, 均不可脱离文本而独立存在。但随着书法艺术性的拔高与文化性的流失, 书法界一度出现“重视视觉而轻文本”的现象, 甚至视书法为单纯的“线条艺术”“空间艺术”, 这显然于书法的长远发展无益。从民族精神传承与文化“双创”的角度来看, 当代书法在守正创新、求变破局的进程中, 首先应当正确把握“文本”这一基础, 坚守“书文相生”的创作理念, 追求“艺文兼备”的创作方向, 通过文本的选择和文本原创素养的提升, 达到“道技合一”的书法境界。

一、从“书文相生”看书法文本与创作关联

“对于书法作品意蕴的表现而言, 真正构成书法视觉层面的是由汉字组织而成且具有一定内涵的文字内容。”^[1] 文本作为创作者文化与思想的凝聚之物, 具有传情达意的作用, 每每引动读者的情思。而书者选定文本并进行书写时, 自然而然地受文中情绪的影响, 或激昂, 或沉郁, 或陶然。在诗家文人之“文情”的牵动下, 书者往往沉浸于文本独有的意境之中, 带动笔画纵横。书者于挥毫泼墨之际, 深感诗文之意蕴, 产生共鸣与感怀, 进而联系自身境遇, 激发强烈的创作动力。比如, 读济世安民之诗文, 书者豪情壮志油然而

[1] 阮天伦:《论书写内容对书法创作、欣赏的作用》,《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23年第3期,第138—142页。

作者简介: 陈玉(1986—),女,天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联科科长,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2023级文化化学专业在职研究生。主要从事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

生；阅感伤怀乡之作，书者必勾起对故土的眷恋之情。文风开放之时，书者笔墨间洋溢着激昂与豁达，下笔如龙蛇腾飞，尽显志气；而文坛哀婉之风盛行之际，书者则多从文本中感念自伤，运笔泼墨，旨在抒发心中郁结之气。

中华传统诗文重视节奏韵律，《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等作为文学作品均可传唱，诗词之外的赋、文等体裁作品亦朗朗上口、韵律优美，融入顿挫起伏的情感，使其整体节奏鲜明而富有美感。以诗文作为书法文本，书者往往在起笔、落墨之间受语言节奏牵引，心怀诗文句读之起承转合，笔端章法也随文本的情绪起落和换气节奏而断连有序、顿挫生姿，将汉字与文学的音律之美借笔势呈现出来。

明代学者许学夷曾于《诗源辩体》中言：“诗体之变，与书体大略相类。”^[2]文学与书法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跌宕变化的诗体往往与同时代的书体相互呼应。例如，汉魏诗歌古拙大气，而此时仍为书坛主流的篆书，则以其不事雕琢的风格与汉魏文风相契合；唐诗先承魏晋之清丽，后展大国煌煌之风，与此同时，狂放激昂的草书和端庄典雅的楷书也一跃成为书坛主流。由此可见，诗文作品的形式韵律直接影响着书法创作的气度风韵。

“文章发挥，书道尚矣”。^[3]早在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就提出了“先文后墨”的书学论断。他认为书艺的发展应于创作之中尽情挥洒书写内容的文学性，蕴含深刻文学思想的诗文作品可以对书者的思想形成潜移默化的渗透，使其在文本择定和书写过程中接受文化的熏陶和智慧的洗礼。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书者的文本选择范围愈来愈大，可供选择的文本类型也日有所增。通过对各类题材诗文的书写，书者在增长文学素养的同时也拓宽了知识广度，为其心灵的进步提供了指引。当书者对文本内容展开深入的研究时，也就随之踏上了一条充实头脑、充盈心灵的文化涵养之路。

二、古今相观探析历代书者文本之选取

纵观历代书法文本，以摹写书家碑帖、撷取前人诗文居多，亦不乏学习感悟同时代诗人或化用其他领域精髓的内容，历代文人士大夫更有诸多“有所感而书”或“有所见而书”的精品佳作。概言之，古今书法文本大体可分为“自古而选”“取于时人”“发于自创”三个类型。

（一）书法文本“自古而选”

古代碑帖是研究汉字结构与书体演变的重要文献，最能真实反映古代书家的书写状态。如《五凤刻石》可供后人研究汉代书体自篆而隶的转化，《颜勤礼碑》可观唐楷之端方恢宏，“自古而选”的书家碑帖是书法史的见证，也是后人习字的仿效、描摹对象。摹写碑帖不仅可以汲取古人书法精华，更能为书法的继承发扬积淀底蕴。此外，历代书家多从传世的诗文中精选书写文本，以点画波折重现文人诗家的生花妙笔。比如，赵孟頫曾多次以汉魏曹植的《洛神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为文本进行创作，其清隽典雅的风格与诗赋“浩而不烦、美而不惊”的特质相得益彰。董其昌等明清书家更是大量书写了历代经典

[2] 许学夷：
《诗源辩体》，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7
年，第328页。

[3] 张怀瓘：
《书断》，《历代书
法论文选》，上海
书画出版社，1979
年，第154页。

诗词歌赋。自古以来，众多书者从日益丰富的诗文宝库中撷取创作内容，以经典诗文作为创作文本的传统延续至今。

（二）书法文本“取于时人”

书法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体现了书法家个人的审美追求，同时也相互感染，尤其是同时期投契的文人之间更常以笔墨传情。如，宋代书家黄庭坚与苏轼志趣相投，常有诗文互相唱酬。苏轼曾有一首《海棠》诗，而黄庭坚便以草书笔法创作《临苏轼海棠诗》。以时人华彩文章入纸落墨自古有之，当代书者也常以现代诗歌、散文、作家随笔为创作文本。可见，与书者同时期的杰出作品也可引动书家笔意。除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外，古代书法中亦不乏其他富有哲思、义理深邃的文章、碑文、书信等内容，为书法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外，经学、史学等多领域著作也常有精妙言辞，在充实书者自身素养的同时，也成为书法创作的重要文本。

（三）书法文本“发于自创”

王羲之《论书》有言：“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4]此句强调书法家若将自身的情感与思想蕴于点画之中则其书法自有无法言喻的妙境。在古代，书者往往兼具文人身份，当他们有所感触、心生情感时便会作文，此时挥毫的内容大多是有感而发的自撰文。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寒食诗帖》便是有感而书的典范，这些作品倾注了书家的满腔真情，文辞哀婉动人，笔力更是震撼人心，观之令人动容。正如诗家常需随笔记下山川、人物、世间万象等见闻，书者同样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拟成诗文，并以此作为书写的内容。比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记录了书法家在某日雪停天晴之后，写家书问候亲友之事，笔意流畅自然，尽显闲适安然之态。而米芾的《淡墨秋山诗帖》，则是书者自己创作的一首七绝，诗中描绘了秋山暮霞的绮丽景色，同时也抒发了与故人重逢的喜悦之情。此类作品均为书家将自身所见所感诉诸笔端的经典之作，充分展现了书法与诗文创作者在情感表达上的相通之处，以及书者通过书法记录生活、抒发情感的艺术追求。

[4][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9页。

三、以书法文本引领当代书法之变革

在当代书法发展的进程中，书法文本作为书法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对推动书法变革、提升书法艺术境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入挖掘书法文本的内涵与价值，实现书法与文化的有机融合，可为当代书法注入新的活力。笔者认为，当代书法不仅要在表现形式上契合时代审美，更要在创作理念和内涵上反映时代精神，这样才能走向新的发展高度。

（一）书法与文法并肩而进。书者书法技艺的提升应坚持“以文观帖、以帖悟文”的原则。读帖（观帖）乃书家日常。在读帖的过程中，书者应敏锐地捕捉到文本的情感波动，进而使文本的情感起伏与笔势的顿挫使转紧密相连。通过这种关联，书者能够直观鲜明地构建起对碑帖范本布局的整体认知，精准解读并分析书法作品的技法与精神内涵。当

书者深入理解碑帖的文本并将文本与技法产生关联时，便能超越对“形”的简单模仿，逐渐形成自我的书法观。在兼顾观帖与观文的书法修习过程中，书者不仅能够增强对单字与布局的掌控力，使书法作品在形式上更加美观和谐；还能增强文化素养，将文化内涵融入书法创作中，进而实现书法创作的文化性回归，让书法作品更具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

书法的创作研习不能停留在“技”的层面，更应注重境界的提升。精湛的技法是书法的基础，但只有将技法与境界相结合，书法才能真正成为一门有生命力的艺术。因此，当代书者要加强书写法度与创作意境的结合，通过书体笔势与文本意蕴的和谐统一，将书法从“视觉艺术”升华为民族精神与个人修养交融互生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书者既要完善文本，又要利用文本。完善文本，即通过精心选题、立意、改编撰写形成一篇可读、可思的文章，以此作为书法创作的文本内容。利用文本，即结合文本的用字、结构、内涵主旨进行笔墨的布局，辅助情感与志向的抒发，承载书者的技艺与思想，让笔锋墨韵的倾吐拥有具体的指向和契合的载体。法度是书法的基础规范，它保证了书法的规范性和稳定性；而意境则是书法的灵魂，它赋予了书法独特的艺术魅力。书者要在遵循法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追求书法意境的提升，使书法作品既具有规范之美，又具有艺术之美。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贯穿于文学、书法等艺术领域。自古“文道”强调文章不仅要注重文采，更要承载和传达深刻的思想、道德、文化等精神内涵，即“文以载道”。同样地，在书法创作中，“书道”则是指书法不仅要追求技艺的精湛和形式的优美，更要通过笔墨表达书家的思想情感、人格修养和文化底蕴，实现书法艺术与精神内涵的完美结合。文本是书法作品的思想载体，选择具有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的文本，是遵循“书道”的重要前提。因此，书者要正视文本承载文学思想、传承文化精神的积极使命，将独立人格、创新思维和人文情怀外化于笔端，借助文本赋予书法更为深邃丰富的思想，通过书法创作传递积极的书道观念。

（二）创作艺术与时代发展同行

每个时代的书法都烙印着时代印记，反映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现代书论“倡导具有生命意义的生活书写”^[5]。所谓“生活书写”，即书者以敏锐感知力深入当下的生活，将深刻感悟融入笔端，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富有生活气息的书法作品。笔者认为，要让书法在当代重获根基与土壤，必须密切其与民众的联系。一方面，要革新优化不符时代价值观、审美观的文本内容，摒弃陈旧腐朽观念和表达；另一方面，要积极创作富含现代生活元素、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书法文本，让书法作品贴近当代人生活实际与精神需求，避免成为“曲高和寡”的艺术，被排除在公众审美圈层之外。

当代书法创作需基于文化发展与审美需求，重构“书文合璧”的创作观。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书法要突破传统模式，通过现代化重构融入现代社会，发挥“记言录史”作用。这意味着有意义的文本为书法提供了创作灵感和情感依托，书法则通过独特的艺术形式赋予文本以视觉美感和艺术生命力。二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同时，当代书法要有意增强普通民众的接受力，使其能够较好地体会并欣赏书法之美。书法文本的选择要避免一味“拟古复古”，不应局限于古代诗词歌赋和经典文献，而

[5] 杨清汀：
《历史参照与当代文
本——“新文化运
动”对当代书法的
启示》，《西部文艺
研究》，2023年第1
期，第152—157页。

要依据当代语言习惯控制文本内容与节奏，要着眼当代生活书写与当下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比如现代诗、歌词、散文以及富有理趣的当代文本，进而提高公众对书法艺术的兴趣和欣赏水平。

（三）书法下沉和公众审美提升

“当代书法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要与当代生活和时代精神同呼吸，形成广泛性的书法话语。”^[6] 书法下沉并非简单的形式下沉，而是要让书法真正进入基层、贴近生活，从群众中汲取并创新创作的智慧与力量。在推进书法下沉的过程中，书者需兼顾书法的文化性与艺术性，积极将现代化的文学语言、文体结构、课题材料、价值取向应用到文本创作中，让书法重回公众视野，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广为流传，关键在于其蕴含的深刻情感能够走入民众心中。当代书法也需要依托具有鲜活生命力和真挚感染力的文本，在观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网络技术的赋权，的确改变了原有的书法传播话语权的关系，直接导致的便是书法传播主体的下沉。”^[7] 当下，互联网环境为书法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手段。一方面，书者可以利用新技术和新渠道，广泛了解公众对书法题材、风格、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喜好和需求。另一方面，书者可以通过网络挖掘更多素材，让书写的主题与情感更加贴合公众生活。同时，书者的文本创作与成果转化也可通过互联网得到广泛传播，与大众产生流量加持下的“共情”。

综上所述，在社会快速变迁的当下，要推动当代书法文本的时代性变革，书者要从大量深入的创作实践出发，让书法文本与书法创作的观念相合、主旨相称、内容相符、情感相应，进而以文化视角激荡现代书法发展的活水，依托文本加强对书法表现力的提升和时代精神的传递。借助文本的立意、情感和时代元素，将书法融入现代美学发展的潮流之中，使书法艺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展现时代魅力，形成个性化的笔意书风。

四、结 语

当代书法正站在传承与变革的关键节点。文本作为书法创作的基石，其时代性变革对于当代书法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代书家应纵观古今书法发展的演变趋势，敏锐洞察时代发展的潮流方向，通过推进书法文本的时代性变革，为书法艺术注入新的活力，赋予其更深刻的内涵。当下，时代精神体现在各个领域，从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到社会观念的不断更新，都为书法文本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代书家应深入生活，捕捉时代的脉搏，将这些鲜活的元素融入文本创作中，使书法作品能够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使书法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当书法作品既能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能展现当代社会的精神风貌；既能让观者在欣赏中感受到艺术的独特魅力，又能引发他们对生活、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时，书法艺术便真正实现了与时代同频共振，中国书法才能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持续成为中华文明延续性的代表。

[6] 陈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当代书法发展刍议》，《西部文艺研究》2023年第6期，第137—142页。

[7] 汤传盛：《论书法传播与书法艺术的发展》，南京艺术学院，2023年。